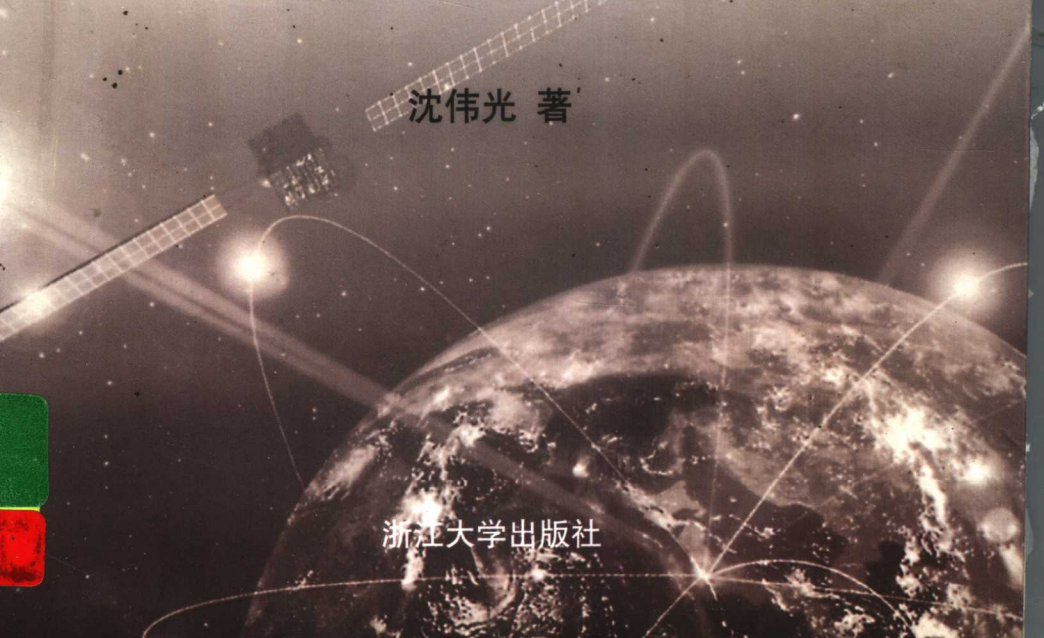


沈 伟 光 军 事 战 略 研 究 丛 书

**Shen Weiguang's
Military Strategy Research
A Series of Books**

信息战



沈伟光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

信息战

沈伟光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战/沈伟光著. —2版.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10

(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

ISBN 7-308-02483-0

I. 信… II. 沈… III. 信息战-研究 IV. E8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851 号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张 明

电脑排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2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2483-0/E·007

定 价 18.00 元

自序

我和军事战略研究

我的军事战略研究可以分两个时期。

1985年以前主要是打基础。

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文化活动，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叫做“熊猫”的无线电收音机，受我的好奇心驱使“分解组合”几次后，“革命样板戏”从此就从我们家里消失了，记得父亲还夸我有敢闯精神，说“万一插队落户，可以在生产队里当电工”，还“开后门”送我到少年宫的电工班去培训。所以我对儿子辈少看书非常理解，现在的娱乐方式很多，获得知识的渠道也很多，社会上的书籍更是鱼龙混杂，有时我真希望他少读些书，多享受些社会文明带给我们的、适合他们的精神物质生活，而不是我们那时候单调、枯燥、强制性的文化生活。在当时，偷偷摸摸借阅又旧又破、没头没尾的“毒草”小说是最大的享乐了，有时一本书的借阅时间只有一晚或一个上午，那只能等父母睡着了到厨房悄悄地看着，要么在上课时一心二用偷偷看，缘由这些可看的书大多是“毒草”，家长、老师发现后要被没收。看书、写作成了我的全部业余生活，这也使我对作家有着特殊

的崇拜,痴迷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9岁那年,我开始就向报社、杂志社投稿,什么体裁的文章都写,创作的欲望和亢奋包围着我,直到19岁被北京一家军方杂志社在一篇来稿综述中引用我投的稿件中的一句话,算过上了铅字瘾为止。10年间记不清写过多少文字,在1978年最“疯狂”,连队在农场劳动,非常辛苦,非常疲劳,而写作的劲头却非常足,向报社投稿300多篇未采用却不气馁,在希望与失望的循环中寻找快乐,也许越是体力疲乏越需要精神饱满来弥补,也更能体验精神创造的愉悦,更加珍惜自己的精神产品。

立志当作家,对我来说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我1966年上小学,1976年底入伍,以后的学历一直是高中肄业。“文革”的特殊时期决定我不可能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我现在的记忆中,10年学生生涯所学的知识对我人生经历并没有很重要的帮助,现在所获得的都是靠自学来的。学校的深造,智者的点拨很重要,但知识的更新,接受终生教育更重要,这主要靠自学。

大量阅读写作是开展研究的基础,脑与手要成为有机的统一体,要有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满脑子想法要用文字表述出来,就首先要知道你的表述别人是否有过,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检索,过去主要靠博览群书;为查找一个贴切的例子,可能要翻看数百倍的资料;有时为了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字、一句成语,可以翻上几部工具书;那时哪有电脑打字、排版,为了誊清一页稿纸,需要付出誊写几张的代价……苦是苦了点,方法也笨了些,获得的却是非常珍贵和永恒的。有时真羡慕现在的学生,发发文章如儿戏,因为机会太多了,当然现在的文字也不像那个时期稀罕了。现在很少有人说靠稿费养家糊口的,出版书还要自己贴钱。

小时候写稿，悄悄的干，怕别人看到说你有非分之想；一旦发表不了，又怕丢人现眼。现在写书，就怕没有人看，甚至书还没有写就开始“炒题材”了。这与时代发展有关，今天已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像互联网上的平台，别人看你的东西、关注你，就是给你机会！

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谨的工作，一篇文章不能缺一句话，掉一个字，否则就会词不达意、文不成章了。搞战略研究，有时比搞自然科学研究更要严谨。自然科学研究发生偏差无非是研究本身的失败，而战略研究发生偏差，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几个世纪。胡适先生崇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有一定哲理的。但是，再大胆的想像，也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只能是一个幻想罢了。尤其是搞未来研究、战略研究，不可测的事物、不确定的因素、令人虚幻的东西太多了，需要选好角度和高度，更需要有严谨细致的作风。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必须要扎扎实实、逐字逐句地耕耘，需要坚强的毅力。这种毅力的动力来源两个方面，一是被动的，为了一种目的，把写作当成职业了；二是自发的热忱，我比较欣赏的话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和平与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主题，和平的对立面就是战争，要和平就要遏制战争，而军事战略研究又是战争理论“金字塔”的塔尖，凭个人力量和业余“打造”，很难有人能够锻铸出好钢的。我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彷徨过，徘徊过，也退缩过，实现追求的途径有万千条，我却走了一条最寂寞、最艰难、风险最大的不归路，缘由对写作、对和平的热爱！

一个人的“悟”性对提高研究能力非常重要。做学问要不耻下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凭我个人经验来看，任何问题还是在脑袋里多停留些时间为好！养成揣摩、顿悟的习

惯,这对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和想像力非常有益。小时候你提的问题别人还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年长了、到一定层次后你提的问题别人多数回答不了了。怎么办?只要你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可以在未知世界的神秘王国里自由遨游。

1985年以前,凭着一腔热忱和勤奋,写作了大量的文稿,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虽然内容很杂,但为自己今后的军事战略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果说过去对写作、对研究始于热忱和激情,更多的是盲目的、兴趣式的写作和研究,而这以后更多的是理性,写作目标也日益明晰,即从赢得战争到遏制战争,进而设计文明战争、理想战争,追求和平因素增长点。

搞战略研究,需要具有战略意识,而这不是生来便有的,是从实践和学习中得来的。现在要完全靠直接的经验解决问题是不能了,也没有必要。知识爆炸,信息共享,解决问题的办法、渠道非常多,间接的经验甚至比直接的经验更权威、更有效,但必要的实践、越来越难以得到的直接经验,显得更为重要、尤为珍贵。15年的军旅生涯使我对军队、对战争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性认识。地方工作的阅历,对自己很快适应非军事工作、掌握社会其他领域的知识,扩大、提高思考问题的领域和层次,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和机遇,以及抓住机遇的敏锐力和果敢力,要想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很难想像的。

战略决策权固然握在最高决策人手中,然而,培养战略意识,开展战略研究,决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事。其实,研究战略问题同研究战术问题花的功夫是一样的,关键是一个高度。屁股指挥脑袋,这是对一般人说的,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应该脑袋就是脑袋,不要受职务的限制,把思维提升到

需要研究的层次上。要具有战略头脑,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经常讲,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此刻我就在杭州飞往北京的1510航班上,从1万米高空往下看,除了云还是云,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在月球上了,肉眼根本看不到。所以我想,要具有战略头脑,首先需要培养战略意识,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因为思维具有穿透力,可以瞬间思考两个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事物,看不到的人和物,只要能想到,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说信息战是战争对我的刺激,祈望创造文明战争带来的硕果——理想战争这就是十多年来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考察分析的成果。

搞战略研究,必须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这就要甩掉包袱,然而却非常难,有一个阵痛过程。你想吧,一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时不时地露露名,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要另起炉灶,搞体系、学科的研究,风险很大。为了信息战研究,我有几年把其他写作欲望抛在脑后,这要学会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过了这段时间,就可以进入一种新境界。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在较低层次上的研究、写作没有用了,这些是基础和素材,也是一种积累,仍然可以充实到新的研究领域中去。像我今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电视文学剧本《战国风云》是15年前创作的,其中一部“合纵连横”的思想就纳入了《信息战》的内容。

15年的军事战略研究主要围绕提出信息战、遏制信息战、设计理想战争展开的,对信息时代的新战争观念、新战争威胁、新战争影响、新战争指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非暴力战争、打仗回家去、信息边疆、信息边界、信息警察、信息防护部队等新观点,设计了机器人战争、克隆人战争、领导人战争、啤酒瓶战争、竞赛性战争、虚拟战争、鸦片战争、思想战争、传媒战争、思维战争等理想战争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套丛书,有些内容有重复,但这是必要的,我的研究毕竟是一脉相承的。我不是什么天才,只有一点点勤奋和还算管用的脑袋,我不可能有不断的新思想出炉,只能是日积月累,剪剪贴贴,修修补补。还望读者见谅。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感谢关心支持我的师长朋友!

2000年6月5日

目 录

前 言 战略服务于人	(1)
第一章 信息战的崛起	(9)
第一节 信息战溯源	(10)
一、拿破仑的遗憾	(14)
二、一叶方舟	(23)
三、“球皇”梦的破碎	(28)
四、行将崩溃的军事城堡	(35)
第二节 公元 1987 年	(39)
一、中导条约	(40)
二、令人担忧的海湾局势	(51)
三、撼动世界的股市大震荡	(57)
第三节 人类生存的大决斗	(67)
一、“新大陆”	(72)
二、“星球大战”始末	(76)
三、全球性合作的前景	(81)
第二章 威慑型战争框架	(94)
第一节 信息战一瞥	(97)
一、“合纵连横”与威慑	(97)

二、里根,里根	(103)
三、“不战而屈人之兵”	(109)
第二节 特征构想	(114)
一、形式:“无形”和“有形”	(115)
二、时态:“长期性”和“阶段性”	(124)
三、规模:“无限性”和“有限性”	(127)
四、内容:“可扩充性”和“可压缩性”	(133)
第三节 动因浅说	(137)
一、对不起,伙计!	(140)
二、计算机“杀人”	(142)
三、美国人“打喷嚏”	(146)
四、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	(153)
五、讨厌的“新闻”	(158)
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吗?	(161)
第三章 震荡与裂变	(168)
第一节 世界展望	(169)
一、信息工厂	(169)
二、信息边疆	(175)
三、信息联盟	(179)
第二节 信息化军队	(182)
一、人的因素第一	(183)
二、打仗,回家去!	(188)
三、军人乎? 知识分子乎?	(191)
四、人民战争的时代	(195)
第三节 全球性影响	(199)
一、“世界末日”的决策者	(199)
二、胜负模糊的战争	(211)

三、是朋友,也是敌人!	(219)
四、信息宪兵部队	(224)
第四章 关于战略的断想	(226)
第一节 新的观念	(227)
第二节 开发军事软科学	(231)
第三节 培养 21 世纪军人	(234)
第四节 全民的国防观念	(240)
第五节 兵员动员与预备役	(248)
第六节 军事战略目标	(255)
第七节 中国军队建设	(258)
第八节 超越性研究及其他	(266)
第九节 选择领导人	(268)
结束语:警惕,悄然而至的新颖战争!	(274)
后 记	(280)
再版后记	(281)
编 后 记	(283)

前 言

战略服务于人

现代的战略概念已大大超出了军事范畴

战略的谋划运筹是“创新型”研究

战略竞争强化了人的战略意识,使战略研究方兴未艾。战略,是研究、运筹和指导全局的科学,它是从最高层次上对国家和军队以及社会一切领域的建设和发展实现宏观控制。通常,战略指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亦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和决定全局的谋划。现代的战略概念已大大超出了军事范畴,它不仅包括军事力量的使用,而且包括对政治、外交、经济和精神等力量的运用。战略层次的划分种类较多,常有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等。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的理论、方法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为战略运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战略上的优势日益明显地成为国家生存、军队制胜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战略的研究,人类已花费了几千年的功夫。时至今日,人们研究战略的兴致似乎仍旧在词义的解释、概念的表述和层次的划分的争吵上。“战略”二字,仅仅是一个词,对此研究不必多费笔墨,倒应把精力花在战略的谋划运筹的“创新型”研究上,更不必被其束缚住手脚。应该牢牢记住:战略服务于人!

创新就是发展,而且是打破陈规陋习的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略研究的着眼点必须放在创新和发展上。创新才能生存,才有生命力。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情况在变化,传统的战略如果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任何新式武器的出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军事思想上的僵化,战略指导上的一成不变。所谓创新型研究,就是立足于本国国情和军情,认真借鉴和消化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理论,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认清形势,把握趋势,把“准星”瞄准 21 世纪初叶的先进目标,从而把国情、军情、形势、趋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开拓具有本国特色的顺乎时势的战略来。

战略研究
瞄准信息
革命

要创新,就要研究未来,设计未来。既要面向世界和未来着眼于发展,又要弘扬传统的精华;不仅要力求创新,更要讲究实际和可行性。当然,战略研究要紧跟日新月异的形势变化,是非常不易的。因此,战略研究不能光着眼于现时优势或暂不处劣势的目标上,而应看得更远,把眼睛紧紧盯着几十年甚至整个时代不落后的目标上。当今,一场“信息革命”的浪潮正在冲击着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我们的战略就必须与之相适应,战略研究的手脚应大胆地伸向这块领地。

信息战的
崛起

战争理论的新生儿,往往孕育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襁褓中。一种新的战争形态的出现,每每与人类的需求息息相关。在物资成为人类第一需求的时代,世界就络绎不绝地爆发以掠夺物资资源为主要目标的战争。当能源成为人类的战略资源的时代,形形色色的能源战便应运而生。信息战的崛起,也正是得益于科学技术发展使人类对信息认识的质变和渴望。

· 时代在以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预测与后

提》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著作为标志的“新潮”理论的冲击下,洗净了混沌迷蒙的尘埃,使“信息社会”这块“新大陆”的轮廓清晰地跃入人类的眼帘。这是一个信息显要于物资或能源,以信息的生产为中心,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里,信息将是维持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甚至比能源及其他资源更重要,成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一切领域的基础。据此推测,谁捷足先登这块“新大陆”,谁就取得占领信息社会的主控权;谁能占有信息社会,谁就有可能称雄全球。不难预料,占有或垄断信息资源,必会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不可实现的奢望!信息资源赖以生存的信息空间必是其攫取之目标,以拓展各自的“信息边疆”。面对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无论是超级大国还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惜代价,纷纷投以巨资,发展信息工业,竞相研制跻身信息社会的“砧码”,以增加争夺信息空间和掠取信息资源的力量。借助时代的望远镜遥望“新大陆”,信息社会这块肥沃的土地培植的战争奇葩——信息战,悄然开放,超乎人类想像地盛开。可以断言,要占有信息资源,立足信息社会,必先摘取这朵奇葩,赢得信息战的胜利,否则是难以奏效的。信息战的崛起,正日益引起人类越来越密切的关注。

“信息边疆”

军事领域历来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敏感部位,军事领域的领先与落后成为洞察科学技术兴衰的窗口。人类要驾驭信息战这匹野马,只要研究其在军事领域里的动作,便可窥视一斑。军事领域的信息鏖战,以“寂静战场”上的争雄为主要形式,集中表现在对垒的军事集团在军事科学技术、军事学术和战略对策上的角逐。当“信息革命”的浪潮刚刚撞击到军事领域的城堡,触觉敏锐的人们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的威胁:震撼,摇曳,吞噬。现代战场,不仅充斥着无以

信息战是
立足之本

数计的兵器和装备,而且充满了大密度的信息流。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逐渐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人员、武器装备难以触及的角落,信息都能栖息。战争中,得到一条有价值的信息,比投入几个师、几个集团军,甚至比施放几颗原子弹的作用都要大,其威力往往是无法以数量来计算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兰德公司集中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研究这个对美国决策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美国出兵朝鲜,中国的态度将会如何?”战争爆发前八天,兰德公司拿出了研究成果,并打算把它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价格为500万美元,相当于一架最先进战斗机的价钱。研究成果提供的信息主要可归成七个字:“中国将出兵韩国。”可惜官员们却视之为无稽之谈。直到美国在朝鲜大败时,美国政府仍以280万美元买下这项过了时的信息。仅此足可以说明信息的重要程度。及时准确的信息,可以为军队赢得时间和胜利;反之,信息的稍微迟缓和丝毫偏差,也可以给军队带来失败和毁灭。纵观近年几场世界瞩目的战争,主动一方都是以掩其耳目、闭其视听为先导,使对方信息不灵、处于被动的。不难看出,这种以激烈的“信息角逐”为标志的高技术战争的蠢蠢欲动,就是信息战的前兆,它为信息战的崛起铺垫了道路。

非暴力型
战争

信息战的崛起是件新事物,但信息自古就客观存在着,它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古而有之。当原始社会各民族部落间抢掠劳动产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传递着战争的信息。信息不仅与战争的胜负休戚相关,而且与军队的存亡、国家的兴衰有着唇齿相依的联系。一支军队没有信息,犹如一个人没有耳目、神经和臂膀,就是一具畸体。信息不灵,丧失主动,不是处处挨打,就是打错拳,打“醉拳”。

信息战,广义地指对垒的军事(也包括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狭义地指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它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之一。

如果以时空观来划分战争,可以把战争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战场上进行的暴力型战争,具有时间的短暂性和规模的局限性,它是敌对双方将各自的实力转化为暴力冲突的行为;另一类是在战场之外进行的威慑型战争,占据了暴力型战争以外的(有时也包括暴力型战争)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对垒集团将各自的实力转化为信息及威慑力,再派生出各个领域的信息战,以遏制对手的战争行径(威慑力或暴力)和战略。将信息战从形式、时态、规模和内容上来划分,主要有以下特征:就形式而言,有“无形”和“有形”之分;就时态而言,有“长期性”和“阶段性”之分;从规模上讲,有“无限性”和“有限性”之分;从内容上说,有“可扩充性”和“可压缩性”之分。

21世纪,信息战的全球化和普及化不仅是幻想家和未来学家的财富,因为科学技术的“列车”将把人类带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那时,信息战将展现出许多令人惊诧的景象,一场全球性的大震荡将使世界发生裂变:信息工厂、信息边疆、信息联盟、信息宪兵……

新概念不吐不快

战争形态、军队结构、作战方式、军人素质和指挥手段都会有崭新的变化:先进武器威慑将成为战争的主要样式;小型化和分散化将是武装集团的组合形式;信息将取代人而充斥于未来战场;“智力型”是军人素质的主要特征……

人类对信息的研究起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初,源于通讯技术。由于受战争的刺激,与信息有关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计算机技术等新科学和新技术应运而生,尤其是微电子技术的兴起和长足进步,使信息的发展朝大规模社